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全玉

黄氏日抄卷三十三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一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所以書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辨析其精微正

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山陸氏嘗以無極之字大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一圈即挈取第二圈中之圓而虛者表而出之以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極者實即陰陽互根中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為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

他書偶有無極二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晦庵講明無極此二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非老子之學象山辯駁無極雖斥其為涉老而人反議其頗悟類禪學而禪學即源流於老涉此固非晚學敢議其寔老子之言無極指茫無際極而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始為此言異時蔡東萊自梅鵝湖之會輙

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偏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為脫去凡近之基本即盡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漫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為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

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為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為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盖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為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為第五動而得其正為道故道為第六得正為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

之而主之者師也故師為第七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為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巳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巳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為學問之本所以修巳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為上與天同功也治為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為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為善盖聖賢繼天立

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禄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静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為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之未發尤

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本朝理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為快何啻蟬脱塵涴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

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為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

云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終以典樂之意合自魯生有積德百年然後禮樂可興之説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為希世盛事以傲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子之書彼皆所謂

野人議壁者哉

周子後録

遺事十五條　濂溪爲南安獄椽程太中一見知非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元氣胥會之一機譬之世道則風雲際會之象也天寔爲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顔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顔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源道德之至尊

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玉者也夫然故唫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大國足民小國為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為滯累耳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又顯著若此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超詣學者未宜過而問也顔子所樂之處實吾

心固有天地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遺文闕　賦闕　便風俗源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拂巾袂縹緲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菜祝詞推明聖德之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盖集潘誌蒲碣為之其間取舍皆有意而復取黄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者氣

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曉二程
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翁於湮墜
混淆之餘極討論決擇之力故其於事實不過兼取
二氏以存證而辯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為周子後錄
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
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二程本
學乎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本發明
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

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圖晦翁夆夆衛道之意儻在於斯乎若曰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括通書莫此為要而所以警悟人心者至是益簡切著明矣

後録補遺遺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徧求於故家遺俗之傳梯訪於高崖危嶝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録而賀傳者之名刺亦

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與全家姓第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名自為巨編以供人醬瓿之用者亦何愚哉

濂溪年表　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奏補歷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郴令桂陽令知南昌縣合州

判官通判虔州永州攝邵州事廣東運判擢提點刑
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分司南京二子
壽燾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燾至待制先生之學傳
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軒始注釋太極圖通書以推
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正又訪舊聞以此表附
載孔文仲蘇文忠黄太史之稱咏而辯或者謂圖出
於陳摶說本於老子學傳於鶴林壽涯者皆非且備
錄魏了翁請謚臧格定謚樓觀復覆謚之文所以發

明先生推闡理學有功萬世者甚悉謚之曰元蓋嘉
定十三年六月云　魏鶴山請謚二書可以成誦臧
格發明謚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學甚深非世俗
文人可及特恐末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頗覺
抑揚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遊三千然非後世
子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蓋陽之暢也暮春日之
顯也中天天下事未有不待乎久者周子之學雖倡
於二程寔顯於晦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晦翁

緒餘也而可責潘興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寔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寔無以加於潘如蒲宗孟雖一時閙人而其爲先生之墓碣晦翁不之取而取此竊計晦庵所取以證先生之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自古有道之士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見於世而輕加詆訾且不特圖也濂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日之顯顯其曰善談名理此亦

正言先生之實太極二氣五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字咎人嘗有之而例以為非且其言曰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字鑿鑿然可知此圖之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舊所載無非寔錄近世誤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害己也故鄙潘令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鄙潘耶藉曰以誌属潘為出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属潘者寔出於先生又果何說耶定謚之文知先生者也惟作

潘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容不言之若覆議援
王通太極合德為言且曰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
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附錄

潘誌語平意登蒲碣若視先生為物外人所載稱美熙
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寔意蒲非敢誣也
前輩疑之盖見新法既壞為賢者諱耳
邵州復學静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為記

晦翁記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畀為説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記韶州祠堂之説曰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記隆興祠堂之説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則舊以張九成侑祠

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堂則以胡文定魏掞嘗請祀二程而未及先生其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南軒之為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之為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為記多考訂古義以詆其師為非古且痛惜學者徒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末則龔維藩之記為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程氏遺書

卷一葢李籲字端伯所録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 二
初呂與叔從張横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録也附東
見録亦與叔所記 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四游定
夫所録 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 十洛陽議論蘇
昞録 十一劉絢質夫録明道語 十二劉質夫録明
道語 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録明道語 十五關中學
者録伊川語 十六已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 十

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已或劉安節皆永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奥旨特散見於門人之集録頼朱子起而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為近思録矣然朱子之録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考其所編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以為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謹乎自今觀之孔

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録則謂晚年不遇不復夢見

鮑若若所録則謂若曾夢見大叚害事夢周公何害

事之有殆惑於異端真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

若張之近人情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録則謂不

受天命不知姓氏所録則謂不受爵命子貢盖嘗結

駟鄰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録不如游

之得事實乾坤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用六

子一以為六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録不若乙之通

養生延年之説一以為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為天命
不可損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
錄者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
雖窮極底蘊之辭然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為經鬼神
之事難明也錄者謂風肅然起於人心之怖畏又謂
雷擊人起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然恐
不若泯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末然而謂心
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

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夫之録朱子注其多非先生語歟以至誠賛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録朱子又注其為别本所增歟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此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平日之言本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吾儒自洒掃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

收斂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而斥禪學之絶耳聞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言不幸世之黠者借佛氏之名售莊列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今欲辨程録之真偽無他亦觀其於孔孟之說相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門高弟才莫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録程說之可疑亦莫

多於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録以鳶飛魚躍為活潑潑

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之道造端

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脉第三條言觀雞雛而皆指以

為仁切脉觀雞殆於機觸神悟求之孔子惟曰居處

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為仁之端耳謂堯舜之

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禄

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處壞了人何其與毋友不

如己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為儘好謂

老氏谷神不死一章為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録之真異於孔孟者

程録之誤

道與德為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儒即仁義而為道德此毫芒疑似之間韓子將辭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

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為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寔不同儒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為君子之道而德為吉德老子舍仁義而欲居之則道乃小人之道而德乃凶德耳其立辭之精措意之工剖析是非之要切似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程録非之豈亦門人之誤與合俟知者而請焉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為軍猶驚何耶

亦未得為盡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魘而衆隨之此類多有乃出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擾則可責主帥之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居暇日加求全之毁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事理之極耳後學未易輕言也

遺書附録

明道先生行狀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虞部祖適贈開府父珣太中先生生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隧處十歲能詩賦彭思永許妻以女中進士第主鄠縣簿南山石佛歲傳其首放光先生戒其僧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田稅塞潰堤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見人黏飛鳥取其竿折之移晉城令教以孝弟忠信爲監察御史裏行與荆公議不合求補外差京西提刑辭改鎮寧軍判官

屢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京西竹木務知扶溝事除焚舟之賊朝廷除田税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王中括牧地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矣監汝州酒税哲宗嗣位召為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先生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子端慤端本

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其於一之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日云猶今之道如何又如何此說亦異於衆

陳氏本拾遺多說論語其合錄者已見晦翁集註

李參錄拾遺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平忍於本文有

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

只熟讀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

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温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俟仲良曰

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叚可疑葢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録亦載伯湻與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湻自足以服熈寜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太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伊川子端參主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

春秋録拾遺謂書毋弟爲害義禽獸則知毋而不知父人豈論同毋與不同毋乎謂蒯聵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去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理法　天下寧無

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也然忠字合作鯁字　先生未甞乘轎云分明以人代畜愚謂此佛氏之戒為佛者皆犯之吾國之貴者老者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為法　謂釋氏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宫後亦以天為幻而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柰何不下愚謂以此責異端皆事實彼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質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遜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説為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

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賣官鹽寧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温公變法未可動後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

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
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
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之戴宋如
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黄金楪二
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凈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臓腑曰

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凡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其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

字及數學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書解　史所謂大道說有羲皇之書乃許行謂神農之言隂陽醫方謂黄帝之說此聖人所以去之常道亦去其三盖為治有迹有史官以志自堯始耳

事之最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巳迎日推測之復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廢事總云

允釐百工

謂縣之惡公議偶而人心離

納大麓為總録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説

詩解　摘篇全解發明義理為多惟託興上求義處恐

太寔耳

亦带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左

傳乘軒者三百人因此詩也

朋酒朋聚以饗

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

箴如鍼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阮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謂皇矣詩人紀寔之言伊川平心之説也近世形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為之辭其源發於歐公之泰誓論

春秋 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辭約義精善言春秋者孟子之後惟先生一人而已傳至桓公九年餘以

先生平日議論嘗及者附足之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蓋若謂冬為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為正正月為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商之建丑十二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十月未嘗改十月

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為正月而又就以十一月為春耶且詩作於周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非夏正月令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間中星候蟲亦無一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世指為夏正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十月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

小戴禮之雜記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可疑者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為歲首遂追稱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寛等議曰帝王必改正朔至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令夏時也此其證矣姑舍是而春秋言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八月為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人書冬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為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寔而書耶

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説而載之耳若書王於桓之元年曰以其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二年曰以宋督弑立故正以王法於三年不書王則曰以桓無君故不書恐亦隨事意之耳夫弑立尤無君之大者也向使元年二年不書王則併為其無君而不書亦豈不可乎如書即位於隱莊曰不正其始不書於閔僖亦曰不正其始不書於桓宣定之書即位則以為弑君而自立故書恐

亦隨事意之耳若以不正其始者不書即位則三君尤為不正始之大者又反可書乎桓之有年宣之大有年恐皆慶事之不容不書爾若曰桓宣不應有而有之故書其異將治世永無水旱而亂世常必飢歉乎有年既以異而書則水螟無禾麥之類當為春秋之常何為而亦書之他若侵伐必曰責常在彼侵伐者書入亦曰責在受其入者其說以為上不能告之天子下不能告之方伯而私與之戰也然古之天下

難以後世兼制天下之事逆之也彼諸侯者非郡縣比各土其土各民其民有王者作不過以禮相與王室一衰即勢不行周既東遷自保不暇豈能復命方伯以討不軌使小國見侵於鄰不與之戰而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茫如訴之鬼神國已奄忽為墟宗社之祀絶矣且世有倉卒被寇者救禦惟恐不亟乃責其不以聞官府而私自逐寇捄之人情恐亦未必然嘗謂春秋大義如尊王賤霸崇仁義而賤功利尊

中國而外夷狄此先生所謂炳如日星者蓋天下萬世綱常之所賴其餘微辭奥義豈易推測自昔春秋家凡例之說豈易一一為之辭惟平心易氣随其事而讀之善惡自見而勸戒存矣

論語　自學而止子罕麻冕章皆先生所作論語說辭約義精多晦翁集註所取為據者自後乃其平日議論所及　孟子止盡信書一章亦議論云

禮記　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

字者聯首章明徳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徳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康誥曰之前

程氏文集

明道表䟽　明道事神宗初疏乞定君志用正人次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尤纎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所能行故先以君志而後及之擻

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竊謂譬
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者也其乞留張載
免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云朝廷以儒術進人而以
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業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
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
新衆志又云設令俛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
朝廷之福其議論得大體如此
答横渠定性書略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天地之

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事至而順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足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試策問春秋專主唐陸淳得啖氏之説曰紀師無曲直之辭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謂禘為王者之祭非周公之志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

臣之義書次於郎言非有俟而次則已將爲賊爾

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擊壤集則堯夫爲

自私其樂者矣

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行狀先生外舅也公八九歲得金

釵伺訪者還之海水敗台州公以睦州倅往撫之築

城爲永利爲湖北漕黜守令各一人而八州知畏至

蜀治二盜而人畏法初爲御史論濫恩後拜中丞助

蔣之奇言大臣陰私罷

程郎中璠通判和州刑蔡之妖尼惠普移温州置神恠

李洞元者於法

幼女澶娘病豆瘡以藥利之死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復走吳適楚過齊魯容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及其益老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

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

華陰侯先生誌銘　先生名可以氣節自喜從孫威敏公征儂智高得官熈河未開爲韓魏公馳諭渭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㮣其親愛先生謀佚而歸之戎人感服二程其甥云

伊川十八上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爲

急耳其他論濮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為禮部所駁則本朝文案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顔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養魚記蓋因物感人飲禊詩序謂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跡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

論賑濟令宿戒晨入午與食申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

力能自營一食者不来當活數倍羸弱者稀粥分給氣定然後一給飯粥須親嘗恐入石灰

蔣堂守蜀衆所不樂者三事減遨樂毁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所謂衆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

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两語

伊川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謂講明聖人之道開道後進使其教益廣其傳益廣故雖身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答橫渠書　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寛裕温厚之氣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代富公奏謂昭陵壙中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决須摧毁願奉太后合祔因得徹去鐵罩

答朱長文書勸勿多作詩文

上韓持國求為明道誌述云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則鮮有文者亦衆文足以發則鮮能言者非少足以取

信則鮮

答楊時書朝廷設教官葢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婚禮六納采者謂壻爲女氏所采問名者問所娶女子之名納吉者謂卜得吉兆以告納徵者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請期者實告婚期成婚者告迎於廟

葬法決疑堪輿經黄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時只有姬姜二三姓所謂五姓者宫商角徵羽以同

韻相求至以柳姓為宮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亦
有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夫姓之於人
因邑因官若用祖姓則數經更易若用今姓則皆後
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易也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
左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皆是夜半又曰巳亥日葬凶
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
先太中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
廉謹寬和孜孜夙夜年七十致仕自為墓誌壽八十

五子孫就其缺處加所遷官爵晩生諸孫及終葬月

日云

太中家傳太中弱冠寓黄陂奉養諸母教撫弟妹以口

衆不能偕行不赴調文簡公為請於朝就注黄陂尉

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調後知

龔州投歐希范之神於河知沛縣過水募布豆水中

水未盡涸而甲已露遂不艱食有自稱僧伽弟者杖

而出諸境知磁州氷澌成花卉之狀郡官請以上聞

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知漢州吏白稜青而文見公不應衆呼佛光見公不動新法行抗議移疾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上谷郡君家傳　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别糴以食之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

公有所怒必為之寛觧惟諸兒有過則不掩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蹈曰汝若徐行寧至蹈乎嘗絮羮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怪亦不復有顒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並書一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知之童稺中矣

自孔孟歿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為得議論之正迨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説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為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寔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

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定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歿門人高弟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嗚呼危哉故二程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伊川至論

伊川至論者紹興六年四月建陽施孫碩所序而麻沙
鎮刻本也余為兒童時見先君子手書伊川先生常
語六字於帙面而口授大指於余余時未能盡曉也
近歲官學四方盡汲伊洛諸書日加㸃勘乃無伊川
至論之目因遠取於家山之萬松庵而参校之其書
凡十二卷其一曰語録首以性静可與為學之一條
今於晦翁所編程氏外書朱公掞拾遺一卷見之其
二亦曰語録首以綏之斯来動之斯和一章今於晦

翁所編程氏遺書第十一卷之中至十二十三十四卷見之其三亦曰語録自第六條鳶飛魚躍之語於遺書第三卷謝顯道所録見之四卷至六卷則散見今遺書中而第七卷載周子通書綴以太極圖圖與通書合而爲一足證晦翁之說而觧陸氏之疑但通書中明通公溥作明通行傳云靜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行行則傳又太極圖初圈象無極而太極者其下注陰靜字第二圈象隂陽交互者其下注陽動字

太極説之起處亦缺四字如太極動而生陽太極字止用之字静而生隂静字亦用之字恐太極字連綴上文之太極静字亦連綴上文之静元本用二畫連綴而二畫之二字與之字相近故傳者誤作之耳第八卷載漁樵問答盖世傳以為康節書者不知何為亦勦入其中兼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以此書為邵伯温僞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為先儒所取餘多鄙俗其伯温得家庭之説而私附益

之明矣第九第十皆曰河南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一卷劉質夫所集師訓多同十一十二皆曰入關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五卷入關語錄亦同若其第一第二卷說詩說易亦於外書拾遺中間見

余按程氏之書晦翁捜括大備拾遺之外又錄傳聞雜記者二十家今至論一書集於晦翁之前而刻梓亦出於晦翁之寓里晦翁安得反獨不見亦安得見而反獨不言是未可知也竊意晦翁未集遺書以前

此書殆為程門大備之書兼施孫碩之序此書有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為師以正心誠意為本體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澤民學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路所論若此又豈近世談虛空與事文墨之士可望其髣髴故記其與遺書畧異者以俟知者問焉

横渠正蒙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太和篇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天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行最速日陽精質本陰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

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參兩篇

愚按造化難測横渠思索最精辰象隨天而遲反

成逆行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

動物本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地以陰陽升降

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

日反而游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動物篇

愚按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大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並誠明篇

愚按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

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别尤淨

不得已而後爲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中正篇

愚按此卷有大心篇語雖驚人本旨欲以心體萬物則於小心之義自並行而不相背至謂夫子惜顏回未得所止未知經意果如何恐亦是進而不息之義耳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聚百順以事君親不慼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德篇

右六卷七卷中精語也六卷說論語八卷說易九卷說詩說禮閒與近世諸儒之說未合似有思之太遠者

浮屠說熾傳中國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㝠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 右乾稱篇

愚按乾稱篇始於西銘終於東銘至若闢邪說則此章極為痛哉然學者至今無一以為然良由不學不思耳悲夫流俗之陷人如此哉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 周禮篇

橫渠理窟

愚按周禮豈獨盟非周公之意哉盟詛出於後世則周禮恐未必盡作於周公橫渠好古之切故為

委曲回護如此而又以詩書次周禮爲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行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宗法篇

愚按此意厚矣然古者諸侯卿大夫以世襲故其法易行且以防僭奪故其法最當嚴耳

學者先須去客氣先須温柔此皆變化氣質之道宜矯輕警惰常游心義理之間氣質篇

愚按理窟一書惟氣質篇最於學者有益

心苟不求益雖與仲尼處何益 氣質篇

心不在焉雖學無成學須深沉非淺易輕浮之可得 義理篇

讀書則此心常在 義理篇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長益凶很只生來未嘗為子弟之事

某書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學大原

愚按以上皆示學者緊切處

心清時常少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覊束而自然

恭謹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

心洪放如天地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學大原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静坐把捉之苦最

可法舍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學

衆人皆合安得不合

天下大患只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自道

愚按安得不合和也不畏人非笑自立乃如此

横渠語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學禮則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纒繞便自然脱灑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已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清虛

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敢盡抄類云

黄氏日抄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生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全玉

黄氏日抄卷三十四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二

晦庵先生文集一

詩賦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迎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意無窮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無外慨

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白鹿洞賦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院二章言自太宗真宗增闢而廢於熙寧三章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講學之要領而亂之以德業無窮之思

感春賦空洞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悠遠矣

招隱操盎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皆失此意故再為申其旨又為反招隱言道誼自得

之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遠游篇指要在顧子馳堅車之句

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為法身心同

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庶

已超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葢如此然有先生之

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惑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

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

時此類與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

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獘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説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為證故書至日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迷亦已逺及此旋吾輈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晩年之學謂漫辭為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

仁術與文善決江河詩全用進士省詩體

西林再題謂向来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

非先生晚年之學

汲泉漬奇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壁寸陰重觀詩

至此喚醒多處

梨名快果注云出本草

黃雀鮓詩坐以食稻果之罪盖戲為口腹鮮嘲耳豈亦

有所指而言之耶

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託仙佛之高調而為切於

日用之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言陰陽無始謂鑿死混沌者為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化者為形役五章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為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失當䇿七章言唐啓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簒賴范太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北辰居其所當體為人心之要十

童言聖人删詩定書皆以敬為傳心之本十一章言
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
作十三章言顏曾子思孟子傳有要領十四章言元
亨利貞之動靜以誠為主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偷
生十六章言佛論緣業而繼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
育材失其道十八章言作聖當自早十九章言仁義
之心當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除
卜居喜雲谷之成

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見奉答景仁詩注

拜張魏公墓下自此皆訪南軒登南嶽之詩凡五十三首既别而歸沿途凡九十四首既歸懷南軒者復數

詩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唤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隂閙裏過更教人誚牧猪奴盖用陶侃樗蒱者牧猪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余會京口有蜀人衮象潁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檐矢與圍棊余

因謂愽之與弈其廢時亂日一也吾夫子云為之猶

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所用心之為害

非真謂愽弈之猶可為也陶威公與林和靖之説殆

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為四句曰雙陸牧猪比圍碁

擔矢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為四句

曰牧猪滋畜養擔矢溉禾蔬愽弈何為者猶疑反不

如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荅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却

是瞿曇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牖之義也愚平生謂禪學為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先生詩庶以自信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羣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為龍大

淵華發耶

南康往回詩其出游南康之陽白鹿洞折桂院李逢吉讀書處李氏山房李公擇讀書處棲賢院西澗臥龍庵武侯祠萬杉寺天聖旨禁剪伐開先寺簡寂觀歸宗寺陶公醉石溫湯康王谷水簾落星寺其歸游山之北圓通寺石門寺天池院佛手岩天池院有清燈處先生親見光景明滅隨刻異狀東林西林白蓮池在東林太平興國宮慧遠取孔老言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皇謂見九天使者降因立此宮訪濂溪宅講太極圖而別同游者

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覇謂南唐興書院事

武夷精舍詩武夷溪九曲多湍激獨第五曲平廣而最深大隐屏臨其上屏下兩麓相抱先生淳熙癸卯卜築其間堂曰仁智堂左曰隐求右曰止宿左麓之外復引而右抱為塢曰石門別爲屋其中曰觀善齋以居學者石門之西少南曰寒棲館以延道流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四望大隐屏曰晚對東出臨溪為亭曰鐵笛而總扁麓之口曰武夷精舍釣磯茶竈皆在大

隐屏西溪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又為漁艇以濟出入各賦一詩凡十二篇又别為櫂歌十章詠九曲云

古之蕙即今所謂零陵香出秋華詩注

第十卷詩多致仕後作樂府附焉

封事奏劄講議

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初即位詔云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直言先生謂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盖言
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求大道不過留意老釋也謂
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盖言
金人乃不共戴天之讎而講和則無一可成之事也
謂四海之利病繫於民生之戚休民生之戚休繫於
守令之賢否而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言不自朝廷擇
監司以察州縣雖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
民而適增擾欲以興利而適重害也末復獻說以為

此正所以仰承太上皇付託之意顧總紛更之疑

庚子應詔封事　謂國之大務在恤民恤民在省賦省賦在治軍其本又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歸極於一二近習得以賣債帥之弊其言哀痛切至貼黄

乞至御前開拆

戊申封事　退朝後屢詔不起而以書對也謂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在輔太子選大臣振紀綱變風俗愛民力脩軍政六者而六者之末理皆原於此心一念

之私隨事注釋以期於必感悟且闢老釋管商之說終之曰歲月逾邁如川不返不惟臣之蒼顔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矣讀之令人揮涕

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言婉切明畫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於是異端浸淫之患為可畏而先入之說為主有非可旦夕解惑者潛藩輔

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巳酉擬上封事此光宗受禪之初也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各盡一陳而總序其意

甲寅擬上封事此光宗違和之後專指久不過宫之事明以父子天性之説

癸未奏劄其一勸講大學其二勸絕和議其三勸以修
德業正朝廷立綱紀
辛丑奏劄其一勸以災異求言其二勸以正心任賢其
三勸以浙東救荒乞撥錢米住催官物等數事其四
乞五斗以下小户免撿放場著為令及行建寧社倉
之法其五乞寛紹興府和買其六乞減星子縣税錢
其七乞給白鹿洞勑額
戊申奏劄其一論刑以弼教乞獄訟先論尊卑其二論

清庶獄任選官乞州獄專注閿陞人其三論經總制錢乞先將災傷年分盡依分數豁除其四論江西科罰乞令帥臣措畫其五論二十七年未有寸效以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甲寅行宫奏君臣父子經權之誼以勸寧宗委曲感悟光宗其二論讀書窮理其三論湖南重賦其四論卲州寨柵其五論潭州城壁

乞進德剳勸以湯武反之之功

乞進講劄勸不間寒暑假故日分
乞看詳封事乞瑞慶節不受賀
經筵留身四事其一勿葺東宮其二盡禮過宮其三不
聽左右其四山陵改卜
論災異劄因都城黑煙乞修德
論喪服劄因太上違豫乞承德
乞修三禮劄欲闕借祕省禮樂諸書
經筵進講大學止誠意章大畧與章句或問同惟闕繫

人主身上處更覆懇切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以為好善惡惡之真恐只是發於必然之實意無自欺耳如乍見赤子將入井皆是舉一以槩真心之發見當以後來者為正

祧廟議　異於禮官之議者三禮官欲以太祖居第一室今議以僖祖擬周后稷居第一室用順太祖尊祖之心禮官欲以僖祖以下者居夾室今議以宣祖以下者居夾室謂以子孫祔於僖祖則爲順不可轉以

僖祖反祔於子孫禮官欲一世為一室兄弟代立者同一世令議以一帝為一室以太祖太宗仁宗高宗為世世不祧在七廟數外而祧真宗英宗又謂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議雖出於王安石為司馬公所非而程頤實主安石之說

山陵議　謂納音坐丙向壬之說非禮經葬北方北首之義而紹興地淺氣洩當尋富陽臨安等縣

南康諸狀乞減星子縣稅及因旱乞截留綱解倚閣官

物奏補賑濟人户告身及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及

頒降九經

浙東諸狀乞撥會子度牒救荒給降賑濟告身减丁錢

住催官物　捕蝗大者每斗百文小者每升五十文

廵歴諸州每州復奏事宜次年洊饑乞悔過謝天責

躬求言盡出内庫助費諂户部催理舊欠乞住催云

輸納而後賑恤猶割肉啗口謂蘇軾言熙寧荒政費

多無益以救之遲故也謂修水利費短利長到嵊縣

用錢三十文糴稗一升繳進

乞修黄岩堰閘謂水利修則黄岩可無水旱之災黄岩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

乞減紹興和買謂浙東惟温州無和買餘六州共二十八萬一千六百疋有奇而紹興獨當十四萬六千九百有奇而會稽縣元科納一疋者今二疋半緣立法之初先支見錢漕臣私於越而又復私於會稽故所抛獨多而貽害如此今欲去紹興和買之獘而不先

減當日請本之額如負千鈞脊背不堪不減所負之
物但移而寘之懷袖必無益矣
乞減塩酒義役欲行二稅塩萬户酒皆福建法也義役
則謂處州預排者有害欲依山陰置田助當役者而
不預排
按唐仲友六狀始行以丞相王淮之庇也道誼之不敵
勢利如此
守漳州奏減折茶錢龍眼荔枝乾錢豐國監鑄不足鉛

本錢趙不敢所增無額錢大略謂官吏無狀避罪希
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
虚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虚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
於後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
而脅取之
條奏經界先乞擇官次乞户部給絡興打量攢筭印本
次乞圖帳書筭官為出費次乞通縣均紐次乞官田
槩量而辰戌丑未年更簿次乞名買廢寺田產

乞褒錄髙登其人嘗同陳東上書後為静江古縣令不肯為秦檜父立祠為潮州試官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益怒削官貶死容州

申請

自為同安簿即申學校及昏禮等事為南康申造甲不可為例增種麥徒相為欺新寨合廢石堤合脩軍治不可移湖口縣而建昌星子縣不可改隸江州木炭乞免折價謂農桑家有木無錢而畸零絹不可折錢

反重及乞定五禮乞祀泗水侯孔鯉乞加封陶威公

佩且述劉義仲吳澥論替辨夢登天折翼之誣

論督責稅賦狀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

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慮傷治體

不敢奉行

差役利害狀　朝廷罷支耆户長錢以充經總制而此

等重役遂一切歸保正長

經界申狀鄭昭叔知僊遊縣丞經界行移覃思數日洞

曉以告同官使洞曉又使保正長無不曉然後打量

兩月而辨

湖南飛虎軍辛弃疾剏置後改隸襄陽相去千二百餘

里非便

二十二二十三卷皆辭免狀自初乞嶽祠至乞致仕

書

與鍾户部論經總制欠錢謂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

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不過

巧為科目而取之民是時先生方為同安簿領而憂天下如此

與李教授及陳宰書皆言賸學錢州縣得通用

與黃樞密書謂逆亮之死正當以為憂

與陳漕論塩法謂福建上四州歲運一千萬斤而漏落者何啻數百萬斤欲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從便徑就埠户買販可增至千五百萬斤愚恐此事不可盡利以遺後

害也豈先生偶未之思耶他日與趙子直書云欲明

申恐增賦當以此說為正

與陳侍郎書謂主講和而有獨斷而有國是二者大患

之本

賀陳丞相書謂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繼此所與書皆

責之之語矣

與汪尚書書謂省闈主蘇氏貢舉議為未知講求他日

不可施於天下又書謂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悖理而明公篤信之繼此所予書亦皆責之矣

答張敬夫書論復讎之名義　又書論將帥屯田及帥司團教爲勞費強盜枉法殺傷犯奸從人皆死爲太過　又書請力爲君相言問學　又書言孟子一書最切今日而以財用之柄屯田之議今日養成無出此二者

與胡守等書論荒政

與呂伯恭書謂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詋　又

書論出處謂欲葺文字以待後世

與韓尚書龔叅政陳丞相等書皆論出處痛快語也

與史丞相等書皆力求歸

與皇甫帥書言湖廣之寇當募土人討之

與丞相書乞為白鹿洞宫云與其崇奉異教香火為名

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令典使以文學禮義為

官而食其食之為美

與南康諸縣議荒政書謂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

上宰相書謂以荒政之急為緩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今朝廷愛民不如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不如愛身之切

其言苦至所當成誦

與趙帥子直書論舉子元令兩鄰附籍未為便當令有孕五月即四鄰先取本家乞附籍狀　又書乞免起精舍　又書言福建賣塩事欲申明則恐增賦

答林澤之書論汀冦事當奏劾官吏致變者以謝其人
倚閣錢物以慰人心不致嚮應即募土人捕之而禁
軍決是無用
與陳福公書謂憂在天變地動而境外事不預焉
與陳丞相書謂易不易讀且讀詩書論孟
與史太保書責以變異重仍而不發一言　又書勉以
勸主上求言
答詹帥書戒以勿刋諸經說又言先儒經觧不以已姓

名加經上　又書謂浙中恠論百出頗自附於伯恭

又謂科舉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

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閒漢在山裏

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又書云世間事思之非不

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

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

愚竊意麤拳大踢必就用陳同父來書中語然以此

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為救世之精采也

與張元善書自言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

二則私計不便若是本等差遣力之所能堪豈有不

受之理　又載虞丞相除蕭果卿御史蕭曰彼見吾

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首論

其黨遂併攻之論者服其勇云

與黄仁卿書請祠事云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

患得患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與趙帥書言招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别作措置

以漸消除　又書言拘集海舡事差官點視即時放散令於界内漁業不得拘留

與留丞相諸書極言漳州失經界及朋黨事　又云朝士有不顧為忠臣之說恐不得為興邦之言也愚謂魏徵忠臣也故可自言不顧若他人不顧是甘為佞臣非欲堯舜其君直諛其君為堯舜而已此說真不可不以為戒　又按晦翁漳州經界為吴禹圭一人之訴而罷與趙帥書極言之

與趙尚書書謂無可用之才出門墻又書謂改更學校之政為閙慢及趙為丞相又責以祧廟非禮於答黄仁卿書稱趙乃謂韓是好人今日弄得朝廷郎當自家亦立不住葢時趙已罷相矣初先生貽趙書謂任天下事當自格君心之非始而格君心又當自身始最後謂今而後知丞相大不相知然則趙雖賢相先生後亦因國論而踈他何望焉若其與留丞相書直責其聽邪言罷經界決不復為之用

與楊子直書謂喻於義為君子喻於利為小人而近年
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
機
答汪尚書諸書論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則以身譬之
而誘以求所安之是非其辭婉甚及論兩蘇與王氏
異同則以孟子天討明之謂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
蘇氏學不正而文成理其弊又不止楊墨其辭甚嚴
盖釋氏人皆知其為異端心自習熟而嚮之故使人

心反思其是者之是安蘇氏聲名文學震動一世未甞有以為非故非峻辭以闢之則人莫悟也　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亦必及於高祖但疏數不同耳　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先生謂不若為之置後與張南軒諸書謂胡氏改姪字稱猶子未安謂節祠當隨俗但不當用此廢四時之正禮　謂伯恭漸釋舊疑盖佛學也又謂其日前只向駁雜處用功又出入

蘇氏新巧壞心　謂明道之言通透灑落渾然天成伊川之言質慤精深可奪天巧　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裏面已不勝其擾擾儒釋之學只於此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他日先生與汪尚書又謂不學不思而坐待忽然有見就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

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干涉自謂有得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此則釋氏之禍横流稽天而不可遏有志之士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愚按論佛教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教之害人心今惟一晦翁害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闢佛者至晦翁而極

論春秋正朔謂加春於建子之月愚謂此說尚當考訂古今三統各以其時受朝貢可也四時有定春實在寅而移加於建子之月於義何居且

豈所謂行夏之時者耶

答張南軒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　又云觧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　又自云傷急不容耐之病苦未能除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　又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畫廢講學而專務踐履於踐履中要人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　夜氣不足以存不是存夜氣是存心

與南軒論癸巳論語說一一疏駁其未然愚按南軒多

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以南軒高明若此今為晦庵所疏駁猶未可安况新學晚生不經師匠而可自是其說者乎晦翁之盡言南軒之受益皆後學所當自反而以兩說參訂可使人長一格尤宜詳味也

答南軒論良心發見處謂即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　論

心性情之別謂情根乎性而宰乎心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不宰而非情能病之　又謂盡心知性知天孔子謂天下歸仁者也存心養性以事天顔冉請事斯語之意也　又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又謂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　又論仁謂仁者生之性愛其情孝弟其用公者所以體仁上蔡所謂知

覺只是智之發用處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　又論未發之旨謂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静中動事物紛糾而中節不差是動中静

答東萊書來教謂吾道無對不必較勝負恐吾道中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説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人心不若無之為愈　論説左氏亦頗傷巧恐後生傳習重為心術之害　精騎恐誤後生

讀書愈不成片段　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　外事十損四五矣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絶　清議二字記是劉元城語

答東萊書謂佛老文字贊邪害正者雖工不可取文海

廬阜奇處盡在山南南康作劉凝之庵以俸給不應得者為之　凡此隨俗漸乖宿心　子静近却說人須讀書講論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　子静約秋凉来遊廬阜渠兄弟豈易得但子静似猶有

此舊來意思四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八耶　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近得子静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某書之此不敢辭　子静到此數日講論比舊亦不同又云子静舊日規模終在熹因與説渠雖唯唯終未窮竟

答東萊書謂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明道箴上蔡慱記為玩物渠一向掃蕩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非權譎苟以濟事然亦

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誠心感人然後盡其用耳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觀其辨理伊川之奏豈盡以東坡為是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溺於釋氏非深知橫渠者　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

答劉子澄書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明道嘗為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不載明道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明

道乃孔子之獵較伊川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學者只當以伊川為法愚謂此魯人善學柳下恵之意也合以答東萊説明道欲與熙豐大臣共政一段參看

温公論東漢黨錮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之禍毆之如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其孫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遂為曹操之臣想當時自有一種議論文飾　荆州地平守當在外　趙子直只要尋

箇不説話底人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步叅到周子充地位矣　居官只押文字便是進徳修業地頭

答陸子夀諸書反覆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辨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静書辨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譔謂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書亦於此而止愚按先生平生拳拳諸陸之意不少衰相約來游廬阜幸其議論稍回子夀之死子静亦求

銘於東萊而求書於晦庵道誼之交自若也

答陳同甫諸書大闢其尊漢唐之說意氣軒騰辭鋒峻

厲有出師一掃之象同甫終信服亦歲修晦庵始生

之禮云

與范直閣書論忠恕一貫謂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

契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與黃端明書謂其有德請納再拜之禮

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以學

與陳丞相書謂求賢將使正已毋取之捄書獻啟之流以對偶評天下士

與劉共父書謂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答鄭景望論舜非輕刑訓釋虞書甚備但欲復肉刑愚恐此事當更審若按呂刑則肉刑亦非聖人所制

答尤延之書論揚雄臣賊莽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亦不免誅絶愚按雄之劇秦美新似不止畏死貪生而已莽亦何嘗敍不頌功德者耶然雄後世尊之比孟

子甚至本朝名儒或抑孟而尊揚先生獨奮春秋之筆與孔子誅少正卯異事同科亦奇矣哉

答林黄中謂其論室戸及闢邵氏先天之説皆非

與郭中晦論揲蓍且論易有太極一段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四象者陽之上生陽為太陽生陰為少陰陰之上生陽為少陽生陰為太陰八卦者太陽上又生陽為乾生一陰為兊少陰上生陽為離生陰為震少陽上生陽

為巽生隂為坎太隂上生陽為艮生隂為坤　又書

論西銘理一分殊

答程可久黍尺及先天圖又云不須別立門庭

答程泰之揲蓍之法及論焦延壽以震離兊坎直四時

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而

六日七分之説生焉初無法象本無可據不待論其

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見其失揚雄太玄次第乃

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亦去震離兊坎而但擬六十

卦　又書疑東陽陵即今巴陵敷淺原即今廬阜敷
陽山正在廬山西南　老子儼若容一本容作客字
協韻
答李壽翁謂麻衣易說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戴主簿名
師俞者所造
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㮈顧
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袁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
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滿處為先天伏羲所畫

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文王所演其餘荅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来其意象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終不從先生嘆曰信乎其道之窮矣　謂參同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先生蓋自貶以譏衣之輕議也愚按近世趙一岩編易

序叢書乃直指此為先生欲學參同而不能先生豈欲學參同者哉燭破如此明白又豈不能者哉

與周益公諸書謂先君子喜學荆公書愚按荆公書正蘇公所譏笑者所好不同每如此然荆公書恐亦終非可訓者　又議論吕許公范文正相與其後歐公載同心國事而忠宣削之曲盡其情愚謂忠宣削之誠是也文正平生為吕公所賣晚不得已卒為國家強起耳歐公他人也不知其細可為兩家調停之語

忠宣為人之子家庭之所聞見悉矣豈可厚誣乃翁心事哉

答耿秉謂入浙從士大夫遊所聞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鄙之

答薛士龍謂自熈寧立教官學者不得自擇師是以學政名存實亡

答林謙之謂自昔聖賢教人莫不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

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
答柯國林謂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强求今人多作獨
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又一書
近聞越州洪适欲刋張子韶經觧為之憂歎不能去
懷　半畆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
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来此詩亦見答許順之書中
答范伯崇謂在喪廢祭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絶異故宗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按禮外祀雖喪不廢內禮純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卒哭特祀於文烝嘗禘於廟者春秋時禮之變

力學之說見與魏應仲書居官之說見與范伯崇書皆當寫出服行者也

影堂奉主之說見答劉平甫書

答何叔京猛省提掇僅免憒憒一少懈則復惘然此正

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着力　孔明出祁山略

數千户而歸蓋所以全之　孟子乂讀為乂有斬絶

自新之意　狠疾古字通用不必言誤　墨氏以儒

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

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又謂馮道許以具

臣已過

答吴叔京書謂存者道心亡者人心愚意理雖相近語

各有為人心道心是狀體叚之隨異操存舍亡是指效驗之相反今以存者為道心一念之復本體固由是而全若以亡者徑為人心則恐亡是放而不求之謂於人心何有或者人心止是飲食飢渴之類瞴翁自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人心非亡之謂也　又書謂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一見疑之徐讀至盡處晦翁自注云此句有病以此知後學讀前賢之書何可執一言為據且如連日點校亦粗知其方惜未能閒

居靜觀也　又書謂所學繫於所禀愚按此語類程

先生稱徃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但繫之一字更合斟

酌蓋學本期以變化其氣禀之偏但人自各隨其禀

以有成就而能自變者惟其人耳　又書說體用顯

微以理象而言極分曉

答馮作肅書謂性死而不亡若以天地為主則非有我

之所得私若以我為主是乃私意之尤者釋氏正如

此

答連嵩卿天下歸仁只以仁歸之如宗族稱孝之類

答程允夫謂蘇黄門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古史皆不中理　又書謂其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　又謂蘇氏嫉孔文仲去程子文仲後悔嘔血至死事見呂正獻遺書

答胡廣仲論性謂真是指本體而言靜則只是情之未發非以靜狀性　又書辨太極七疑

與呂脢叔論奈儀廟皆南嚮主東嚮廟在所居之東南

又書辨周正　又一書答林擇之說三代正朔尤
詳然皆疑辭
與石子重書聞洪适在會稽開張子韶經解此禍不在
洪水夷狄猛獸之下　館職又與學官不同者神宗
嘗許其論事　曾皙舍瑟見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
意亦見狂處
答陳明仲書多辨佛學　又書言別廟者凡五等
答李伯諫書謂以釋氏為主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

者直以身為儒者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

又書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以先王之言為重若真胡種族不招認此語矣所以煅煉之如此又云便欲立地成佛正如將小樹来噴一口水便欲他立地干雲蔽月豈有此理所以開曉之又如此伯諫終以此田心云

答吴公濟諸書亦辯佛

答林釋之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令人無此工夫

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以思慮求之又書云日用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

答蔡季通書託以教子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成誦　所論及鍾律星經易圖陣法琴說卦氣等而讖林黄中袁機中妄非邵氏蓋季通實先生博古之友也

與方伯謨書多論易語孟　又云禱雨到天師前燒香

便記着後漢書何縁有效

答梁文叔書論制度謂求義理論看史謂且當治經

與吳茂實書謂陸子壽近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

極佳

與任伯起書謂今士大夫能言真如鸚鵡

答江德功多論經書謂近世溺於佛學而辨其易說之

非

與黄真翁論經

答曺子野論史

答虞士明論易論語

答游誠之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

答丘子野辨筮短龜長之說及老子等說

答李深卿辨儒釋及呂氏之學甚詳

答楊子直論太極極詳蓋出所讀者

答廖子晦及鬼神之說　又舉陳了翁事警其處變

葬法沙灰隅螻蟻炭屑隔木根　十二律各以本律

為宮而生四律每間一律中間者間二律為二均之聲變宮變徵者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乃十二律之本聲

問日之所由謂之黄道而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不同如此何以同度而食答謂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循黄道而行日月道雖不同亦常隨黄道而出其旁朔則同在一度望則遠而相對弦則近一而遠三其交蝕如一人秉扇一

人執燭而過說在詩十月之交孔疏甚詳

答曾致虛云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　白鹿只作禮殿不為象設依開元禮臨祭設席

答黄商伯及喪服制度　位牌法只卧之於地

答詹元善攻其治詞業之失甚至

答潘叔度云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　又云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歷元祐之功

答潘叔昌謂建州有徐柟者常言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　荀彧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何足悲

四十七卷皆答吕子約書所問似覺纒繞細膩費先生之說甚多使人厭倦

答吕子約書四十八卷多不切之問纒繞不了　先生謂伏羲神農見於易大傳八卦列於六經史遷獨遺而不録六國表所謂世易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伯夷傳

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

答王子合云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来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先生與一時諸儒切磋者如此近世乃誤以為朱陸會爭之地甚者至立學以主陸可歎也

已（今聞改曰宗文）　先生居喪時家祭不行及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愚謂此以義起禮孝子慈孫之志盡矣　應世接物隨分應副　子合問孟子

道性善伊川以為本明道言其繼何也先生謂明道就發明處說伊川是對氣質而言　問八卦之位如何答謂康節說伏羲八卦乾南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槩近於傅會穿鑿且置之愚按先生專主邵氏之易而令其說又如此然則後生且讀文王易足矣他將焉考心經界事先生自謂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碑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

答滕德粹云四明多賢士所識者楊敬仲吕子約監倉

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楊元範謂元亨利貞文王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愚謂此平實語又謂陰陽只是一人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愚謂此

通透語

潘恭叔問答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荀卿謂糾為兄薄昭謂糾為弟謂鄭氏不曉周禮籥章之文以七月一詩分三體籥章之豳雅豳頌以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

別有詩若如鄭說以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成何曲拍耶　風皆自然如風動物而成聲若謂關雎周公所作只與後世撰樂書相似　卷耳是欲酌酒以鮮其憂傷

答鄭仲禮若無存養實踐而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　高氏遺奠祝詞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作靈辰不留　吉凶祭以讀祝居主人左右為別

答程正思說訟葬地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　致知力行論先後致知為先論輕重力行為重　異論紛紜不必深辨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說肆意排擊愚按先生平日衛道之嚴迹多類此豈非有先生之學則可耶然吾徒真不可以不戒也　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皆深陋

答周舜弼行篤敬執事敬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

須向難處力加持守　訓釋致中和之注頗詳

答董叔重書叔重論殷之三仁有云當與社稷俱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愚按明哲保身但存進退之節非謂貪生畏死若死得其所是於明哲保身非相反也　論河圖洛書天地之數皆五　論禹貢稱漢水入江匯為彭蠡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增益令人不敢說經文有誤多田亙耳愚謂彭蠡自受江東西之水以

入於江亦猶漢水受荆襄等之水而附入江也若謂彭蠡因漢水入江之勢相衝洄洑不能射注直下而名之為匯則可若謂漢水之盛江不足以容而匯入為彭蠡則不可　凡言五世祖者自本身通數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當止處不見巳身之有利害禍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　為銘墓云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

答黄子耕祭禮神主惟長子奉之支子居官或旋設位以祭　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更看自家分内許多道理甚底是欠缺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　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絶矯亢之累　經界打量法人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

答曺立之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逶迤亂世若以

其道用之朝廷而無所變通亦何望其有益人國哉

答萬正淳正淳論舍生取義謂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為輕重謝氏乃謂生秉於義則舍義取生且義而可舍雖生無益矣 王淳引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愚竊意莫能載者喻其大之極謂君子語道之廣大也莫能破者喻其小之極謂君子語道之精微也破之一字注解未甚

訓釋愚竊意粟粒之小針可破之若愈小則雖針亦無所用其巧故曰莫能破焉　春秋滕杞諸國書伯書子不常正淳謂當時以爵之大小為貢之多少故有職貢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如子産爭於平丘之會及吳晉黄池之會可見先生云沙隨說正如此　游楊為老莊之說陷溺得深　横渠說乾卦恐皆過論易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答吳伯豐書多論讀大學詩論語西銘所言多與先生

契合先生託以詩傳補脫及編祭禮

答葉永卿先天圖具推行之法

答劉公度書譏臨川荆舒祠記譏陳君舉只要雜博包衆說不相傷葉正則亦是如此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

答劉季章謂今人讀書背却經文横生他說　又說古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分明推以及人吐心露膽亦無囬互　孟子

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是理之自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　謂善類消磨得盡之說若消磨得去此人便不濟事

答胡季隨南軒文最好是奏議異時自作一書　又書論戒懼謹獨兩節文義極分晓可以細讀　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反是　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略放肆之異名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延平先生拈出是要學者識深

造自得氣象不謂不一再傳其弊至此古之聖賢只
是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此等處未嘗言也
答高應朝講義若不教人以日用工夫只學得一場大
話
答沈叔晦書謂刻東萊文真偽相半惟大事記有益
答所問兩塗之疑謂聞道讀書須告以所謂道何道
所謂書何書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更願審叩以
決其是非愚謂先生以其受象山之學故其説如此

所謂引而不發者耶再答讀書數條先令虛心熟讀本文若便雜諸說下稍只得周全人情恐亦鬬其先入為主者

答孫季和書季和自謂病在輕弱先生令痛下功夫知行並進又與論中庸太極等說且云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在亦頗覺有弊否

答石應之書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答諸葛誠之書皆言與子靜辨只是尋箇是處

答項平父亦以其習子靜議論而告以講學工夫

答應仁仲論易本義不自意推尋至此

答王季和謂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答時子雲謂向編近思錄欲人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

答王伯豐說參伍字義及畫卦法

答趙幾道謂蘇子古史序於義理綱領見得極分明惜其從初為學功本無次序

答楊簡卿書却其求趙帥書云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

答吳宜之却其求館求試

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着力處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又士巧言語為人所説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巳不見章雷州吕居仁不答梁師成盖絶無而僅有

答徐彦章論動静及經疑

答潘謙之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

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答李守約持敬工夫只大綱收領勿令放逸亦何必兀

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庶母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若生已者

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　因人說琴謾為考之

然不能琴

答李時可說誠者物之終始云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

皆如無有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　又書云王氏書義序明言是雱說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　又書此書說條例

答包詳道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

答顔子堅云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毁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顯道不能諌止已失友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聞已得祠

曺𤗉髡樹有斯急作此奉報且更與子静謀之
答安仁吾生極罵其狂妄將答趙然道書生之兩書合
看極有益
答范叔義謂絜矩之義少日聞之范公如圭字伯達
答趙子欽以其欲湊補易傳七分先生云其曰只說得
七分者亦曰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
着力耳豈是更要添外科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
答徐叔載云放翁詩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

答葉正則責其所著書多籠罩含糊又自謂在荆州看得佛書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䂓決不暇看佛書欲得面會相見彼此劇談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日新婦模樣

答徐居厚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此

答方賔王多論語疑

答陳師德言讀書之法

鄭子上論愛物謂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聖人於此亦有差等先生云此說得之

答林一之文字只就一叚看不須引證旁通　又論三代什一之法甚詳合細考

答李堯卿多論經疑答陳安卿亦然安卿尤善推廣詰難

答張仁叔云什一之法須以周禮為正而參取孟子班

固何休諸說愚恐且當以孟子為正若周禮雖名為周公之書而實出於王莽之世不先於孟子也　說律吕正聲是全律之聲子聲是半律之聲其說甚詳令作圖子輪轉看

答謝成之云詩枉費工夫不切自巳淵明所以為高正在不費安排處東坡凡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巳失其自然之趣矣　太極說各一其性者云五行各專其一而人則兼備

答陳廉夫云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

答胡平一云周首十一月而春秋書春正月若其下書建子月事則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書建寅月事則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為胡氏學者乃謂夫子欲行夏之時以寅月為歲首所書事則建子月之事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然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

若是之紛更也不若缺疑之為愈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甚悉云氣質之性只是本然之性隨在氣質中

答宋深之謂子莫執中與三聖執中丈同意異及孔孟言性之異

答陳器之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　又書云性之綱理有四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又是對立關鍵仁義雖

對立而仁實貫乎四者之中智又能成始能成終者

也

答葉味道既祔後主復於寢陸子静不能行而子壽欲

伏

答徐志伯四壁環列前輩之象而遊燕寢卧其中非便

横渠言得夫子象無設處為此耳

答鄭衛老問近思録云王介甫説律是八分書言律之

長處又云封建郡縣互有得失理則封建為公

答張敬之云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愚恐服人不過欲人之服已未必忌他人之為善若以晦翁他處議論槩之恐此亦於本意上略侵過界分更當俟長者而請焉

答林正卿論蔡季通被謫云陳子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　正卿謂伏羲易如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莫知其然文王周公易

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
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卦影勿
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孔子易則卦名者
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九六者人之
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才位適所當則吉否則
凶先生批云近之　十三卦或云蓋取者疑辭未必
見此卦而制此物

答龔惟微春秋經文太略諸說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

一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求之

汪叔耕以太極圖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先生答謂聖賢言語惟恐人之不解豈有故為不盡之言而单傳密付也哉此篇甚詳

答方若水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主一無適之謂敬只是展轉相觧非無適之

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云先天圖自復之乾為陽自姤之坤為陰賛康節手探足躡者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

答吳玭謂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康節之告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答吳斗南說聞道及廟制等兩書其詳可讀

答陳衛道論性理與釋氏兩書旨當讀

答余方叔物性甚詳

趙恭父書奔喪投壺兩篇曲禮之正篇儀禮亦名曲禮

答趙恭父不得已而從官惟有韜静晦黙勿太近前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趙致道謂程子言仕宦奪人志蓋於室礙處侵侵入於隨時徇俗先生云當事事省察而審其輕重

答許生近年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

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俟倖一旦恍然獨見

答汪易直管仲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

答潘子善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自省覺　又云揚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余彛孫不耕穫不菑畬此又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

而偶然有得之意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

答林德久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

又書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愚按先生以此說性理儘長若以文勢觀之恐合且依諸儒之說順下說去葢下文有知性則知天一句影帶分曉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

皆是一串順去道理今若以盡心本於知性則下文知天又本於知性恐文理未必然況人豈有不先盡其心而一切以性為先者然先生說則以知性為明理固宜以明理為先也　又書云仕宦只合從選郡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於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却

答歐陽希遜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　希遜疑明道言性以為水初出無濁或

泥沙外物汨之此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嚴時亨又疑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啟人致思於杳冥不可究詰之地

答嚴時亨鄉黨雖上齒有爵者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所壓亦不厭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

張元德謂許世子止之事左傳云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死於藥矣若當時止偶不嘗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先

生謂於經不見說止出奔事

答甘吉甫云舜居深山尹耕莘野豈不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

答黎恍易經未易讀葢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大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在今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不若且看詩書禮樂

之為明白而易知也

答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合祔並祭　又書云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　凡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信榜標記祭畢焚之　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

答李敬子天之外無窮而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北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歷家乃以筭數而得之非鑿空而言亦與左旋拱北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内而觀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　又云歷說如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答胡伯量葬地須擇稍有形勢環抱處廬墓則不必

又答李繼善誌石須在墓上二三尺許

答郭子從據周禮賈公彥周人少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伯某甫而專稱伯仲　古用小皮帶束衣而外加大帶故謂之紳申重也　江都集禮祭版皆長尺二寸慱四寸五分厚五分下文云八分大書後人以八分連五分難讀至改為五寸八分

答葉仁父身外之事當一切聽天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答孫敬甫說禪學云少曾見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

既得此禪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答吴元士論律及琴甚詳

與鞏仲至論詩謂古今詩有三變虞夏以及魏晉為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著律詩下及今日為一等荆公詩選乃就宋次道所有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歎然使老夫筆削更當去其半　放翁筆力愈健簡齋詩有合改定處

龜背文正脊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

二十四應節氣

答卓周佐拒其求薦甚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言性情甚詳

答或人謂經傳之言誠有指實理而言有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有指人之實其心不自欺者而言

又答或人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尋馬只成閒話矣

黄氏日抄卷三十四